舊唐書/卷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韋挺　楊纂　劉德威　閻立德　柳亨　崔義玄 ◄

舊唐書
卷七十八
列傳第二十八　于志寧　高季輔　張行成

► 祖孝孫　傅仁均　傅奕　李淳風　呂才

○於志寧　高季輔　張行成 族孫易之　昌宗

於志寧

於志寧，雍州高陵人，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。父宣道，隋內史舍人。志寧，大業末為冠氏縣長，時山東群盜起，乃棄官歸鄉里。高祖將入關，率群從於長春宮迎接，高祖以其有名於時，甚加禮遇，授銀青光祿大夫。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，召補記室，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。及太宗為秦王、天策上將，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，每侍從征伐，兼文學館學士。貞觀三年，累遷中書侍郎。太宗命貴臣內殿宴，怪不見志寧，或奏曰：「敕召三品已上，志寧非三品，所以不來。」太宗特令預宴，即加授散騎常侍，行太子左庶子。累封黎陽縣公。時議者欲立七廟，以涼武昭王為始祖，房玄齡等皆以為然。志寧獨建議以為武昭遠祖，非王業所因，不可為始祖。太宗又以功臣為代襲刺史，志寧以今古事殊，恐非久安之道，上疏爭之。皆從志寧所議。太宗因謂志寧曰：「古者太子既生，士負之，即置輔弼。昔成王幼小，周、召為師傅，日聞正道，習以成性。今皇太子既幼少，卿當輔之以正道，無使邪僻開其心。勉之無怠，當稱所委，官賞可不次而得也。」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，志在匡救，撰《諫苑》二十捲諷之。太宗大悅，賜黃金十斤、絹三百匹。十四年，兼太子詹事。明年，以母憂解。尋起復本官，屢表請終喪禮，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：「忠孝不併，我兒須人輔弼，卿宜抑割，不可徇以私情。」志寧遂起就職。

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，營造曲室，累月不止，所為多不法。志寧上書諫曰：

臣聞克儉節用，實弘道之源；崇侈恣情，乃敗德之本。是以凌雲概日，戎人於是致譏；峻宇雕牆，《夏書》以之作誡。昔趙盾匡晉，呂望師周，或勸之以節財，或諫之以厚斂，莫不盡忠以佐國，竭誠以奉君，欲茂實播於無窮，英聲被乎物聽。咸著簡策，以為美談。今所居東宮，隋日營建，睹之者尚譏其侈，見之者猶嘆其華。何容此中更有修造，財帛日費，土木不停，窮斤斧之工，極磨礱之妙？且丁匠官奴入內，比者曾無伏監。此等或兄犯國章，或弟罹王法，往來御苑，出入禁闈，鉗鑿緣其身，槌杵在其手。監門本防非慮，宿衛以備不虞，直長既自不知，千牛又復不見。爪牙在外，廝役在內，所司何以自安，臣下豈容無懼？又鄭、衛之樂，古謂淫聲。昔朝歌之鄉，回車者墨翟；夾谷之會，揮劍者孔丘。先聖既以為非，通賢將以為失。頃聞宮內，屢有鼓聲大樂，伎兒入便不出。聞之者股慄，言之者心戰。往年口敕，伏請重尋，聖旨慇懃，明誡懇切。在於殿下，不可不思，至於微臣，不得無懼。臣自驅馳宮闕，已積歲年，犬馬尚解識恩，木石猶能知感，所有管見，敢不盡言？如鑑以丹誠，則臣有生路；若責其忤旨，則臣是罪人。但悅意取容，藏孫方之疾疹；犯顏逆耳，《春秋》比之藥石。伏望停工匠之作，罷久役之人，絕鄭、衛之音，斥群小之輩，則三善允備，萬國作貞矣。

承乾不納。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，志寧上書諫曰：

臣聞堯稱稽古，功著於搜揚；舜曰聰明，績彰於去惡。然開元立極，布政辨方，莫不旌賁英賢，驅除不肖。理亂之本，咸在於茲。況閹宦之徒，體非全氣，更蕃階闥，左右宮闈，托親近以立威權，假出納以為禍福。昔易牙被任，變起齊邦；張讓執鈞，亂生漢室。伊戾為詐，宋國受其殃；趙高作奸，秦氏鐘其弊。加以弘、石用事，京、賈則連首受誅；王、曹掌權，何、竇則踵武被戮。遂使縉紳重足，宰司屏氣。然順其情者，則榮逮幼沖；迕其意者，則災及襁褓。爰暨高齊都鄴，亦弊閹官。鄧長顒位至侍中，陳德信爵隆開府，外干朝政，內預宴私，宗枝藉其吹噓，重臣仰其鼻息。罪積山嶽，靡掛於刑書；功無涓塵，已勒於鐘鼎，富逾金穴，財甚銅山。是以家起怨嗟，人懷憤嘆。骨鯁之士，語不見聽；謇諤之臣，言必被斥。齊都顛覆，職此之由。向使任諒直之臣，退佞給之士，據趙、魏之地，擁漳、滏之兵，修德行仁，養政施化，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覦者焉！然杜漸防萌，古人所以遠禍；以大喻小，先哲於焉取則。伏惟殿下道茂重離，德光守器，憲章古始，祖述前修，欲使休譽遠聞，英聲遐暢。臣竊見寺人一色，未識上心，或輕忽高班，凌轢貴仕，便是品命失序，綱紀不立，取笑通方之人，見譏有識之士。然典內職掌，唯在門

外通傳；給使主司，但緣階闥供奉。今乃往來閣內，出入宮中，行路之人，咸以為怪。伏望狎近君子，屏黜小人，上副聖心，下允眾望。

承乾覽書甚不悅。承乾嘗驅使司馭等，不許分番，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。志寧上書諫曰：

臣聞上天蓋高，日月以光其德；明君至聖，輔佐以贊其功。是以周誦升儲，見匡毛、畢；漢盈居震，取資黃、綺。姬旦抗法於伯禽，賈生陳事於文帝。莫不慇勤於端士，懇切於正人。昔鄧禹名臣，方居審諭之任；疏受宿望，始除輔導之官。歷代賢君，莫不丁寧於太子者，良以地膺上嗣，位處副君，善則率土沾其恩，惡則海內罹其禍。近聞僕寺、司馭，爰及駕士、獸醫，始自春初，迄茲夏晚，常居內役，不放分番。或家有尊親，闕於溫凊；或室有幼弱，絕於撫養。春則廢其耕墾，夏又妨其播殖。事乖存愛，恐致怨嗟。且突厥達哥支等，人面獸心，豈得以禮教期，不可以仁信待。心則未識於忠孝，言則莫辯其是非，近之有損於英聲，暱之無益於盛德。引之入閣，人皆驚駭，豈臣愚識，獨用不安？臣下為殿下之股肱，殿下為臣下之君父，君父以存撫為務，股肱以匡救為心。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，逆耳之言以安位。古人樹誹謗之木，以求己愆；懸敢諫之鼓，以思身過。由是從諫之主，鼎祚克昌；愎諫之君，洪業隳墜。

承乾大怒，陰遣刺客張師政、紇干承基就殺之。二人潛入其第，見志寧寢處苫廬，竟不忍而止。及承乾敗後，推鞫具知其事。太宗謂志寧曰：「知公數有規諫，事無所隱。」深加勉勞。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，皆從貶責。及高宗為皇太子，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，未幾遷侍中。永徽元年，加光祿大夫，進封燕國公。二年，監修國史。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。志寧上疏諫曰：

伏惟陛下情篤功臣，恩隆右戚。以無忌橫遭誣告，事並是虛，欲戮告人，以明賞罰，一以絕誣告之路，二以慰勳戚之心。又以所犯是真，無忌便有破家之罪，今告為妄，弘泰宜戮不待時。且真犯之人，事當罪逆；誣謀之類，罪唯及身。以罪較量，明非惡逆，若欲依律，合待秋分。今時屬陽和，萬物生育，而特行刑罰。此謂傷春。竊案《左傳》聲子曰：「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。」順天時也。又《禮記·月令》曰：「孟春之月，無殺孩蟲。省囹圄，去桎梏，無肆掠，止獄訟。」又《漢書》董仲舒曰：「王者欲有所為，宜求其端於天道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為德，陰為刑，刑主殺而德主生。陽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養長為事；陰常居大冬，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。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」伏惟陛下纂聖升祚，繼明御極，追連、胥之絕軌，蹈軒、頊之良規。欲使舉動順於天時，

刑罰依於律令，陰陽為之式序，景宿於是靡差，風雨不愆，雩禜輟祀。方今太蔟統律，青陽應期，當生長之辰，施肅殺之令，伏願暫回聖慮，察古人言，倘蒙垂納，則生靈幸甚。

疏奏，帝從之。是時，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，議者以時既公除，合行吉禮。志寧上疏曰：

臣聞明君馭歷，當俟獻替之臣；聖主握圖，必資鹽梅之佐。所以堯詢四岳，景化洽於區中；舜任五臣，懿德被於無外。左有記言之史，右立記事之官，大小咸書，善惡俱載。著懲勸於簡牘，垂褒貶於人倫，為萬古之範圍，作千齡之龜鏡。伏見衡山公主出降，欲就今秋成禮。竊按《禮記》云：「女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；有故，二十三而嫁。」鄭玄云：「有故，謂遭喪也。」固知須終三年。《春秋》云：「魯莊公如齊納幣。」杜預云：「母喪未再期而圖婚，二傳不譏失禮，明故也。」此即史策具載，是非歷然，斷在聖情，不待問於臣下。其有議者云：「准制，公除之後，須並從吉。」此漢文創製其儀，為天下百姓。至於公主，服是斬縗，縱使服隨例除，無宜情隨例改。心喪之內，方復成婚，非唯違於禮經，亦是人情不可。伏惟陛下嗣膺寶位，臨統萬方，理宜繼美羲、軒，齊芳湯、禹，弘獎仁孝之日，敦崇名教之秋。此事行之苦難，猶須抑而守禮，況行之甚易，何容廢而受譏？此理有識之所共知，非假愚臣之說也。伏願遵高宗之令軌，略孝文之權制，國家於法無虧，公主情禮得畢。

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，然後成禮。其年，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三年，以本官兼太子少師。

顯慶元年，遷太子太傅。嘗與右僕射張行成、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，志寧奏曰：「臣居關右，代襲箕裘，周魏以來，基址不墜。行成等新營莊宅，尚少田園，於臣有餘，乞申私讓。」帝嘉其意，乃分賜行成及季輔。四年，表請致仕，聽解尚書左僕射，拜太子太師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。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。長孫無忌、褚遂良執正不從，而李勣、許敬宗密申勸請，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。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，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，坐是免職，尋降授榮州刺史。麟德元年，累轉華州刺史，年老請致仕，許之。二年，卒於家，年七十八。贈幽州都督，謚曰定。上元三年，追復其左光祿大夫、太子太師。志寧雅愛賓客，接引忘倦，後進文筆之士，無不影附，然亦不能有所薦達，議者以此少之。前後預撰格式律令、《五經義疏》及修禮、修史等功，賞賜不可勝計。有集二十捲。子立政，太僕少卿。志寧玄孫休烈，休烈子益，自有傳。

高季輔

高季輔，德州蓨人也。祖表，魏安德太守。父衡，隋萬年令。季輔少好學，兼習武藝。居母喪以孝聞。兄元道，仕隋為汲令。武德初，縣人翻城從賊，元道被害，季輔率其黨出斗，竟擒殺其兄者，斬之持首以祭墓，甚為士友所稱。由是群盜多歸附之，眾至數千。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眾來降，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。貞觀初，擢拜監察御史，多所彈糾，不避權要。累轉中書舍人。

時太宗數召近臣，令指陳時政損益。季輔上封事五條：其略曰：

陛下平定九州，富有四海，德超邃古，道高前烈。時已平矣，功已成矣，然而刑典未措者，何哉？良由謀猷之臣，不弘簡易之政；台閣之使，昧於經遠之道。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，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，未有坦平恕之懷，副聖明之旨。至如設官分職，各有司存。尚書八座，責成斯在，王者司契，義屬於茲。伏願隨方訓誘，使各揚其職。仍須擢溫厚之人，升清潔之吏；惇樸素，革澆浮，先之以敬讓，示之以好惡，使家識孝慈，人知廉恥。丑言過行，見嗤於鄉閭；忘義私暱，取擯於親族。杜其利慾之心，載以清淨之化。自然家肥國富，氣和物阜。禮節於是競興，禍亂何由而作？

又曰：

竊見聖躬，每存節儉，而凡諸營繕，工徒未息。正丁正匠，不供驅使，和雇和市，非無勞費。人主所欲，何事不成？猶願愛其財而勿殫，惜其力而勿竭。今畿內數州，實惟邦本，地狹人稠，耕植不博，菽粟雖賤，儲蓄未多，特宜優矜，令得休息。強本弱枝，自古常事。關、河之外，徭役全少，帝京、三輔，差科非一；江南、河北，彌復優閒。須為差等，均其勞逸。

又曰：

今公主之室，封邑足以給資用；勳貴之家，俸祿足以供器服。乃慼慼於儉約，汲汲於華侈，放息出舉，追求什一。公侯尚且求利，黎庶豈覺其非？錐刀必競，實由於此，有黷朝風，謂宜懲革。

又曰：

仕以應務代耕，外官卑品，猶未得祿，既離鄉家，理必貧匱。但妻子之戀，賢達猶累其懷；飢寒之切，夷、惠罕全其行。為政之道，期於易從。若不恤其匱乏，唯欲責其清勤，凡在末品，中庸者多，止恐巡察歲去，輶軒繼軌。不能肅其侵漁，何以求其政術？今戶口漸殷，倉廩已實，斟量給祿，使得養親。然後督以嚴科，責其報效，則庶官畢力，物議斯允。

又曰：

竊見密王元曉等，俱是懿親，陛下友愛之懷，義高古昔，分以車服，委以籓維，須依禮儀，以副瞻望。比見帝子拜諸叔，諸叔亦答拜，王爵既同，家人有禮，豈合如此顛倒昭穆？伏願一垂訓誡，永循彝則。

書奏，太宗稱善。十七年，授太子右庶子，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，特賜鐘乳一劑，曰：「進藥石之言，故以藥石相報。」十八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兼吏部侍郎，凡所銓敘，時稱允當。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，以表其清鑑焉。二十二年，遷中書令，兼檢校吏部尚書、監修國史，賜爵蓨縣公。永徽二年，授光祿大夫，行侍中，兼太子少保。以風疾廢於家，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其疾，又屢降中使，觀其進食，問其增損。尋卒，年五十八。帝為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都督，謚曰憲。

子正業，仕至中書舍人，坐與上官儀善，配流嶺外。

張行成

張行成，定州義豐人也。少師事河間劉炫，勤學不倦，炫謂門人曰：「張子體局方正，廊廟才也。」大業末，察孝廉，為謁者台散從員外郎。王世充僭號，以為度支尚書。世充平，以隋資補宋州谷熟尉。又應制舉乙科，授雍州富平縣主簿，理有能名。秩滿，補殿中侍御史。糾劾不避權戚，太宗以為能，謂房玄齡曰：「觀古今用人，必因媒介，若行成者，朕自舉之，無先容也。」太宗嘗言及山東、關中人，意有同異，行成正侍宴，跪而奏曰：「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，不當以東西為限；若如是，則示人以益狹。」太宗善其言，賜名馬一匹、錢十萬、衣一襲。自是每有大政，常預議焉。累遷給事中。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：「朕所以不能恣情慾，取樂當年，而勵節苦心，卑宮菲食者，正為蒼

生耳。我為人主，兼行將相之事，豈不是奪公等名？昔漢高祖得蕭、曹、韓、彭，天下寧宴；舜、禹、湯、武有稷、契、伊、呂，四海乂安。此事朕並兼之。」行成退而上書諫曰：「有隋失道，天下沸騰，陛下撥亂反正，拯生人於塗炭，何周、漢君臣之所能擬？陛下聖德含光，規模弘遠，雖文武之烈，實兼將相，何用臨朝對眾與其較量，以萬乘至尊，共臣下爭功哉？臣聞『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』；又聞『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』。臣備員樞近，非敢知獻替之事，輒陳狂直，伏待菹醢。」太宗深納之。轉刑部侍郎、太子少詹事。太宗東征，皇太子於定州監國，即行成本邑也。太子謂行成曰：「今者送公衣錦還鄉。」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。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、崔寶權、馬龍駒、張君劼等，皆以學行著聞，太子召見，以其老不任職，皆厚賜而遣之。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，太宗見之甚悅，賜馬二匹、縑三百匹。駕還京，為河南巡察大使。還，稱旨，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。是歲，太宗幸靈州，太子當從，行成上疏曰：「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。臣愚以為皇太子養德春宮，日月未幾，華夷遠邇，佇聽嘉音。如因以監國，接對百僚，決斷庶務，明習政理，既為京師重鎮，且示四方盛德。與其出陪私愛，曷若俯從公道？」太宗以為忠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二十三年，遷侍中，兼刑部尚書。太宗崩，與高季輔侍高宗即位於太極殿梓宮前。尋封北平縣公，監修國史。時晉州地連震，有聲如雷，高宗以問行成。行成對曰：「天，陽也；地，陰也。陽，君象；陰，臣象。君宜轉動，臣宜安靜。今晉州地動，彌旬不休。雖天道玄邈，窺算不測；而人事較量，昭然作戒。恐女謁用事，大臣陰謀，修德禳災，在於陛下。且陛下本封晉也，今地震晉州，下有征應，豈徒然耳。伏願深思遠慮，以杜未萌。」二年八月，拜尚書左僕射。尋加授太子少傅。四年，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，復抗表請致仕。高宗手制答曰：「密雲不雨，遂淹旬月，此朕之寡德，非宰臣咎。實甘萬方之責，用陳六事之過。策免之科，義乖罪己。今敕斷表，勿復為辭。」賜宮女黃金器物。固請乞骸骨，高宗曰：「公，我之故舊腹心，奈何舍我而去？」因愴然流涕。行成不得已，復起視事。九月，卒於尚書省，時年六十七。高宗哭之甚哀，輟朝三日，令九品已上就第哭。比斂，中使三至，賜內衣服，令尚宮宿於家，以視殯斂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并州都督。所司備禮冊命，祭以少牢，賻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賜東園秘器，謚曰定。弘道元年，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。子洛客嗣，官至雍州渭南令。

族孫易之、昌宗

行成族孫易之、昌宗。易之父希臧，雍州司戶。易之初以門廕，累遷為尚乘奉御，年二十餘，白皙美姿容，善音律歌詞。則天臨朝，通天二年，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，既而昌宗啟天后曰：「臣兄易之器用過臣，兼工合煉。」即令召見，甚悅。由是兄

弟俱侍宮中，皆傅粉施硃，衣錦繡服，俱承辟陽之寵。俄以昌宗為雲麾將軍，行左千牛中郎將；易之為司衛少卿。賜第一區、物五百段、奴婢駝馬等。信宿，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，賜防閣，同京官朔望朝參。仍贈希臧襄州刺史，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，使尚宮至宅問訊，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。武承嗣、三思、懿宗、宗楚客、宗晉卿候其門庭，爭執鞭轡，呼易之為五郎，昌宗為六郎。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。聖歷二年，置控鶴府官員，以易之為控鶴監、內供奉，余官如故。久視元年，改控鶴府為奉宸府，又以易之為奉宸令，引辭人閻朝隱、薛稷、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。每因宴集，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。若內殿曲宴，則二張、諸武侍坐，樗蒲笑謔，賜與無算。時諛佞者奏雲，昌宗是王子晉後身。乃令被羽衣，吹簫，乘木鶴，奏樂於庭，如子晉乘空。辭人皆賦詩以美之，崔融為其絕唱，其句有「昔遇浮丘伯，今同丁令威。中郎才貌是，藏史姓名非。」天后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，右補闕硃敬則諫曰：「臣聞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嗜欲之情，愚智皆同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，則前聖格言也。陛下內寵，已有薛懷義、張易之、昌宗，固應足矣。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，左監門衛長史侯祥雲陽道壯偉，過於薛懷義，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。無禮無儀，溢於朝聽。臣愚職在諫諍，不敢不奏。」則天勞之曰：「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」賜彩百段。以昌宗醜聲聞於外，欲以美事掩其跡，乃詔昌宗撰《三教珠英》於內。乃引文學之士李嶠、閻朝隱，徐彥伯、張說、宋之問、崔湜、富嘉謨等二十六人，分門撰集。成一千三百卷，上之。加昌宗司僕卿，封鄴國公，易之為麟台監，封恆國公，各實封三百戶。俄改昌宗為春官侍郎。易之、昌宗皆粗能屬文，如應詔和詩，則宋之問、閻朝隱為之代作。則天春秋高，政事多委易之兄弟。中宗為皇太子，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。易之訴於則天，付太子自鞫問處置，太子並自縊殺之。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，易之懼不自安，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：「天子老矣，當挾太子為耐久朋。」則天曰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易之曰：「鳳閣舍人張說為證。」翌日，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，皆妄。則天尚以二張之故，逐元忠為高要尉，張說長流欽州。長安二年，易之贓賂事發，為御史台所劾下獄，兄司府少卿昌儀、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。及則天臥疾長生院，宰臣希得進見，唯易之兄弟侍側，恐禍變及己，乃引用朋黨，陰為之備。人有榜其事於路，左台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。則天陽許，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，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。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。

神龍元年正月，則天病甚。是月二十日，宰臣崔玄暐、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，至玄武門，斬關而入，誅易之、昌宗於迎仙院，並梟首於天津橋南。則天遜居上陽宮。易之兄昌期，歷岐、汝二州刺史，所在苛猛暴橫，是日亦同梟首。朝官房融、崔神慶、崔融、李嶠、宋之問、杜審言、沈佺期、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，凡數十人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於燕公輔導儲皇，高侍中敷陳理行，張北平斥言陰沴，皆人所難言者。苟非金玉貞度，松筠挺操，安能咈人主之意，獻苦口之忠？宜其論道岩廊，克終顯盛。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，三君有焉。

贊曰：猗歟於公，獻替兩宮。前修克繼，嗣德彌隆。高酬藥劑，張感宸衷。君臣之義，斯為始終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